

钩沉千古说应城

□ 陈岗

话说伏羲氏衰微之后，神农氏趁势兴起。从神农炎帝过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袁和帝榆罔，神农帝的共历八代。《史记·五帝本纪》所载：轩辕之世，神农世衰。《逸周书·史记》记载：“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于《史记》又记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矣，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最后，应龙擒蚩尤，并将其斩杀。应龙氏部落败蚩尤部落后，传帝最初封应龙氏于山西省长子县应城。

又据考证，在五帝时期，长子县正是炎黄部落频繁活动区域，更是尧帝子丹朱的封邑。那时的应城，地域山秀，然而位于城北的凤凰山地势险要，阻碍洪水下泄，共水，必冲其城。于是，应龙氏部落便逐渐南迁至伏牛的滍水之阳(今河南平顶山市新城区一带)。

可以说，长子应城早在夏时就有，殷商时已为古应国。五百多年前，殷商国力强盛，当时诸侯国众多。据《史本纪》记载：“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周武王灭商之后，亦封其庶子姬达于应，是为应叔。当时的应国仍在山西长子，这也是西周应国的开始。据记载，应国是姬达所受封的诸侯国，也是历代周王时受分封的姬姓国之一。《汉书·地理志》则有“应乡，故王弟所封。”也就是说武王兄弟的封邑，还是在原应

族之国，即长子县应城。1957年，在长子县应城出土了周幽王时期的陶片、陶鬲等文物。另还有古城垣、井田制遗迹，记载着这里古老的历史。另据西周铜器铭文记载，也说明西周初期分封的应国君最初称为应叔，后称为应监，亦称为应侯，还称为应公。《汉书·地理志》则有“应乡，故国，武王弟所封。”也就是说武王兄弟的封邑，原本是在商代应国的旧地重新分封，其地就在今山西长子县。直到大约在西周康王时期才迁到今河南平顶山一带。

在传世的应国铜器中，有11件年代属于西周早期的应公铜器，因每篇铭文中的作器者都是应公，陈梦家先生《西周铜器断代》称之为应公诸器。因此，推断应叔方鼎铭文中的应叔，正是最早被分封的应国第一代国君。从其铭文字体与内容综合观察，应叔方鼎的年代是在周成王时期，当时应国还在山西长子县时铸造的器物。应叔因初封在山西境内，位于殷王都安阳西边，所以当成王、周公平定武庚、管叔、蔡叔“三监”之乱后，遂将监督殷遗民的使命赋予位置较近的应国，因而应叔又称为应监；大概由于应侯在做应监时的特殊贡献，才被周王室任命为举足轻重的一方诸侯。《诗经·大雅·下武》：“姻兹一人，应侯顺德”的夸奖之辞说明，或许正是由于应侯为周王朝立有大功，又被晋升为卿士，最终成为周王室内的“三公”之一，而称为应公。

成王晚期，殷遗民势力已被分化瓦解为“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怀姓九宗”，分别被赐于卫、鲁、唐国，其余部

分被“迁于九毕(洛阳)”。及至康王时期，位于江淮流域的南淮夷与楚国已成长为周王朝南方的劲敌，于是周王朝开始在军事上进行战略大转移，分次分批地将以前分封在黄河以北的诸侯国迁往江淮流域，以阻挡其向北进犯。就这样，原居于山西长子县境内的应国被迁到了今河南平顶山一带。

2012年8月发现的长子县西南呈西周墓群，从已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海贝等随葬品和已探明的4座大型墓葬、1座车马坑判断，该墓地的墓主人级别堪比绛县横水及翼城大河口的西周大型墓葬的墓主人，有可能是西周时期又一方诸侯墓地。其中墓葬M15与晋侯墓地墓葬在葬俗习俗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依此来推断，M15墓主人的级别接近晋侯和叔段等西周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可能也是姬姓诸侯。

由此再进一步联想到，应城与西南呈的地理位置相距较近，那么，“武王封庶子姬达于应”的地理位置不就更加明朗了吗？

应国南迁后，与当地氏族逐渐融合，尔后创造了西周时期应国的辉煌历史，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西周的覆灭，周室的衰微，应国也从东周后渐失去昔日的威望，应国最后的命运去向不得而知。大约在春秋初期消失于历史舞台。应国亡后有应氏，后为应姓，是现在应姓的主要来源。

在雪地拾起

春天(组诗)

□ 刘青云

北方的秋

北方的秋天很丰盛
仿佛一晚就老了
老态龙钟 瘦骨嶙峋
再也经不起风吹雨打
沟壑是历尽久年的伤疤
新生血肉无法恢复原来的完好
任风声如何诉说前世悲苦
阳光总想成就你的美丽
泥土诚心托起希望
尘埃如风走散
睡足美觉的霜露
亟待聆听鸟鸣唱响黎明
或在晨光中朗诵
昨天写好的文字

雪如帆影阅过

下雪了 像一群鸽子掮着翅膀
扑棱棱落下一地白雪

不一样的世界
开不一样的花朵
雪花如一片片白云
落在山头 便抬高山的高度
落在河里 像漂泊的帆影
闯过平静的时空
心事如河水
不说还罢 欲说还休
枕着无声的水面
恍若如梦 断碎
阻断时间的脚步

约雪

漫天飞雪 头戴斗笠
还在寒江垂钓
水瘦山寒 可钓得什么

江水自流 一尾钩钩
钓住陈年往事
挑起陷入河里的星星
时间的痛 逐渐消失
夜的黑暗
流星落在伤口抚摸

在雪地 拾起春天

冬天的阳光
似水 泼入地下的句子
无法拾起春天的温暖

连续不断的鸟鸣
呼唤
春风装聋 没听见

风雪中获悉春归讯息
驿外断桥 可耐寂寞
黄昏里 独自消愁

小桥叹 人行处 梅花瘦
路漫漫 风雪载途

拿一蓬雪花下酒御寒 品春茶
茫茫雪海拾回诗魂

朝霞

似落在林子里的鸟
朝霞——经不起声音的惊吓
“哗”地飞上天
似落在河里的星系
绕着特定的轨道持续运行
早早地落在丘岭上
看炊烟 听鸡吠犬吠
跟着牛羊啃草 一步一段小曲
瞧着蝴蝶飞的方向
寻找自己的落脚处
像一株草扭来扭去
找着属于自己的吉日
用牙齿嚼着每一个日子

高喜文的诗词

抵住晦暗 勉力生活

□ 吴璟

人生的旅途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驿站，当你从一个站点奔赴到另外一个站点的时候，会以何种方式开启这段行程呢？
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旅行途中，书籍当然是不能少的，只要有它的陪伴，心里便多了一份安稳与踏实。
我一直深深地觉得，书籍是旅途中最美的行囊。它如同一位知己一样悄悄地陪伴着你，没有任何抱怨，任由你静静地观看，任由轻轻地翻卷，任由你在它的脸蛋儿上勾画圈点和涂鸦。
读书，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车水马龙的城市当中，或者，在安稳清交园里，甚至在舒适而温馨的家庭中，有了它的陪伴和点缀，也便顿时多了一份鲜活的气息。

读书，能给人以美的体验和享受。当你沐浴着从一个夕阳相伴的黄昏中出发，头顶是悠悠彩影和静谧的霞光，身后是一片同风翩翩起舞的杨柳。而你，正好捧着书，漫步在悠长又悠长的路上，我想，此刻的你，心情也如芦花、晚霞、那般柔和而平静。你眼中的风景也会氤氲成上的一道道温柔的涟漪，它们悄悄地点缀着不知不觉，你也成了其中的风景，悄悄地映衬着。读书，倘若能读出这样的境界，那么，他的也如自然的景物一样，变得明媚可亲的了。
我相信书读得多了，谈吐和气质也会多出几缕来。只需要将一颗受世俗喧嚣所扰乱的心，跟随着一个个文字的指引，在这个过程中就能有满满的收获。一个人认知的深入，视野广阔，格局的提升，似乎都是伴着读书的增多渐生变化的。读书给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不用为少读一本书而感到过度焦急，慢慢然是会有收获的时候的，慢慢品，慢慢悟，终能做到一种诗意的归宿。

在书中，你能体会到作者的性情，或潇洒坦诚或自由活泼。一书在手，或品读着“照花前后影，两面相交映”的一种慵懒和乐趣，眼前，也会欣欣然；或者，就简单品读着梭罗的《瓦尔》，心境也会一下子释然开来，变得澄澈而。

人生路漫漫，且以书香伴天涯！



豫山

摄影：刘峰
刊头题字：
刘剑堂

雪，丰盈了一冬的梦

□ 魏慧梅

大雪将至，一年将毕。万物萧瑟，北风劲吹。在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派银装素裹。随着严寒和大雪而至，万物好像沉睡过去了，藏了生机，冷了年华。这时，雪花开始涂抹人间，给山川大地铺色，给城市村舍，挥毫泼墨，纵情勾勒，描绘着一幅旷世杰作。

大雪来临，静静降落。夜深人静的傍晚，只听得窗外簌簌的雪声。卷帘一望，心中欢喜，雪花从时空的隧道里再一次，和我它深情地对话。遥知雪深深千尺，遗落红尘千丈。

一片片花瓣，一片片冰凌，空灵素洁，含情脉脉的妙娘，

三两两的白花，远看像是开着洁白的芦苇花，一朵朵，一簇簇，透亮纯白，轻盈飘荡，风一吹，片片飞舞，不知摇落何处。湖面上，飞来几只鹭鸶鸟，一会儿驻足停留，一会儿展翅滑翔，一会儿抖动身躯，一会儿又抬首仰望着天空，忘情地欣赏着大自然的杰作，充满了无限生机。水，是冰冻了的水，雪是晶莹的雪，鸟是灵动的鸟。不流动的水也是流动的水，流动的雪也是不流动的雪，苍苍茫茫，湖与天相接，天与湖交错，哪里就分不清了天和地。雪，肥了原野，肥了山川，也肥了湖泊。山水成图，山水相间，净朗素白，清澈祥和，和着时的纯洁，一一慰了我的胸怀。

全诗弥漫着一种南方的婉约与清秀，最后两句“不见杨柳春，徒见桂枝白”一个不见、一个徒见，一个是诗人的想象，一个是眼前的实见，两相辉映，透着淡淡的忧伤，把一些想说而不能说的都说出来了。戎昱的《霁雪 / 韩舍人书窗残雪》“风卷寒云暮雪晴，江烟洗尽柳条轻。檐前数片无人扫，又得书窗一夜明”写的是残雪，雪后天晴，烟云荡尽，江天高朗明净，洗净了冬的污涤，尽显柳条的纤尘不染、轻盈飘舞。“檐前数片无人扫，又得书窗一夜明”，自是任残雪消融的唯美和映雪读书的高雅。

十雪如烟，辛弃疾句，意即“雪”是飘然于心间的一抹素笔。